

齋隨筆

論語說

一

12  
1677  
1

早稻田大學附屬圖書館  
寄第 第 號  
第 卷  
此書不外館許帶出



肥後古公餗先生著

# 愛日齋隨筆

京師書肆 玉照堂梓行



愛日齋隨筆序  
余受業於公餗先生之門四十年  
于茲先生之於學也廣矣大矣雖  
從學之徒未易闕其淵奧也其居  
業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直泝洙  
泗之源旁探漢唐之海而其新得  
者悉徵古言莫一取諸胷臆焉至  
於如醫藥卜筮天象種樹之言苟

或裨益經義者則雖片言隻辭卽亦捋采弗遺隨筆錄之以備考索於是詩書之旨禮樂之義愈精愈密矣嗚呼先生之於業可謂勤哉古人所謂愛日以學者先生有焉蓋積年之久所錄若干卷名曰愛日齋隨筆廼秘諸帳中未嘗易指於人也一日余謂版徵卿曰先生

之學之精也誰以易其言子何不請之以公諸海內乎先生老矣今而不傳則徒爲蠹魚之食耳豈不可惜哉徵卿喜以余言謁于先生先生弗許徵卿乃探先生帳中得其論語說者攜而歸家數日考訂卒業遂就竒刷氏謀之意者先生愷悌之德不咎人之成事也必矣

余於先生之書不能無言敢文固  
陋之辭以弁其卷端焉乎爾  
寬政甲寅之春

堀大簡撰



愛日齋隨筆序

侍講古公餗先生所著愛日齋隨  
筆中有經說三十卷余既錄次藏  
諸先生帳中居恆歎曰嗚呼先生  
之學而舉一世莫之能知焉焉得  
與余同志者梓而傳之使天下後  
世知有若先生乎哉賞音之難振  
古如茲余之獨此言久矣然未嘗

遇其人而語之比及強仕乃以斯  
文辱堀大夫知詣則抵掌談論揚  
權千古未嘗不終日也因叩以先  
生之書則大夫之志亦猶余己酉  
之秋大夫奉  
命赴  
東都余乃抄出論語說五卷以呈  
焉大夫大喜曰斯足以觀

邦家之光哉吾往將校以授梓子  
其為我請諸先生齋而行焉然而  
公車缺掌終不果今茲甲寅春大  
夫命獻也再謀上梓車乃以大夫  
之言請先生先生瞿然曰二三子  
之嗜學也予之為之也唯奉天職  
之與忠孔子而已矣何必求人之  
信我言雖則云然有鄙夫來問於

我空空如也則豈惜叩其兩端而竭焉哉况於二三子乎吾無隱乎爾道之行廢命也子善為我辭焉勿使吾售醜於四方哉余退而思之先生之志不可違而大夫之命亦不可廢以二者衡量之寧得罪於先生孰與施惠於四方於是趨命工雕梓其不重請先生者恃先

生寬弘之量不尤既往焉耳此書也雖非全豹乎苟欲本古義而讀孔氏之書者得藉此以窺其一斑則識先生為學之方大殊流俗之為也先生所著有周易尚書毛詩春秋禮記論語孝經說及毛詩品物考字考子說雜說等數書獨此書以先出之故敢并數言以道其

所由云爾 寬政甲寅之春

東肥版獻謹叙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論語說序' and '卷之二十六'.

愛日齋隨筆卷之二十六

東肥 古鼎述

論語說

學而第一

學而時習之 鼎曰子者卿大夫之稱孔子嘗為魯大夫故門人以子稱之學者學詩書禮樂也詩書禮樂學之必有其時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文王世子曰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又曰春誦夏絃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

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而本文不曰時學而曰時習者。學重習輕。習既有時。則學乃有時。不言而可知。故曰時習之也。文王世子。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有朋。猶言有客。何楷云。言有客者。有欣然創見之意。慍。說文怒也。心所慍積。案。慍。悅之反。怒。喜之反。故孫子曰。怒可以復喜。慍可以復悅。乃其分爾。凡六經傳記稱君子者。言大夫以上也。蓋以君者諸侯之稱。子者大夫之稱爾。鄭玄少儀註。君子。卿大夫若有異德者。是宋儒成德

在位所本據焉。或有取鄭玉藻註。以君子爲士已上者。亦非其通義矣。無逸疏。君子者。言其可以君正上位。子愛下民。有德則稱之。不限貴賤。此亦一義。

有子曰。案。子者。大夫之稱。有子與曾子。未嘗仕爲大夫。蓋當時諸侯聘之而不就者。皆子稱之。猶如後世徵君之號也。歟。而猶則也。里仁篇。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述而篇。其不善者而改之。顏淵篇。子欲善而民善矣。皆此法。爲仁。朱註以爲行仁。案檀弓。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鄭注。爲猶行也。

巧言令色。案尚書。巧言令色。孔壬。與此同。衛靈公篇。



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次章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陽貨篇亦誦此語。接之以惡紫之奪朱也之言。則非脅肩諂笑之徒者益明矣。曾子立事。巧言令色。能小行而篤。難於仁矣。文王官人。華如誣。巧言令色。足恭一也。皆以無爲有者也。曲禮曰。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註。色厲而內荏。貌恭心很。非情者。孔疏。小人顏色嚴厲。而心內荏弱爲佞。又外乃象恭。而心實敖很。此並情不副色也。故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又曰。巧言令色。足恭。書云。象恭滔天。淮南子汜論訓。夫物之相類者。世主之

所亂惑也。嫌疑肖象者。衆人之所眩耀。故很者類知。而非知。愚者類仁。而非仁。贛者類勇。而非勇。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與石。美之與惡。則論人易矣。夫亂人者。芴鬱之與藁本也。蛇牀之與麩蕪也。此皆相似者也。故劍工惑劍之似莫邪者。唯歐冶能名其種。玉工眩玉之似碧盧者。唯猗頓不失其情。闇主亂于姦臣。小人之疑君子者。唯聖人能見微以知明。仁屬事功。左傳。棠君伍尚曰。度功而行仁也。周語。畜義豐功。謂之仁。易文言。仁以行之。又周語。仁所以行也。魯語。展禽曰。夫仁者講功。而知者處物。無功而祀之。非仁也。

論語註疏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不知而不問。非知也。此仁者之所以認其言。而巧言令色之鮮仁也。問命傳曰。巧言無實。令色無質。陽貨篇王肅注。與此傳同。

吾日三省吾身。鼎曰。三。參也。猶如外內參意之參。謂以彼參諸已也。荀子勸學篇。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已。則知明而行無過矣。下三者。皆接人之事。故曰參省也。又君道篇。取人之道。參之以禮。參猶參之伍之之參。又曰。校之以禮。而觀其能安敬也。或爲以三者省其身。襄二十七年左傳。伯州犂曰。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亾。何以及三。志言信三

者具。而後身安存。又昭十二年。子服景伯曰。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參美盡備。吉可知。筮。越語。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註。參。三也。天地人事三合。乃可以成大功。

道千乘之國。顏師古註。食貨志曰。施令必信。可謂明暢矣。案。節用。居儉也。非節國用之謂也。昭十九年左傳。沈尹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怠寢與食。非撫之也。成十八年傳。節器用。時用民。杜註。節。省也。人。謂賢者也。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與此同。

義。又假樂詩。宜民宜人。毛傳。宜民宜人。宜安民。宜官人也。皋陶謨。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洪範。人用側頗僻。民用僭恣。昭七年左傳。士文伯曰。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管子制分篇。凡兵之所以先爭。聖人賢士。不爲愛尊爵。道術知能。不爲愛官職。巧伎勇力。不爲愛重祿。聰明耳目。不爲愛金財。大國尚然。況小國乎。

弟子入則孝。皇侃曰。詩書也。

賢。賢易色。皇侃一通云。言若欲尊重此賢人。則當改易其平常之色。更起莊敬之容也。案論語中色字。皆

指顏色而言。巧言令色。色難。變色。色思溫。色厲而存。荏。色勃如也。避色。色斯舉矣。察言而觀色。色取仁而行違。是也。但戒之在色。似指女色。然細考之。是亦宜爲顏色而看焉。莊子盜跖篇。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吳都賦。桂父練形而易色。日者。謂他人稱之。雖曰不要君亦同。書康誥。乃汝盡遜。日時叙。惟曰未有遜事。鳴鶉詩。日予未有室家。孔疏。傳以日者。稱他人言曰。則此句說彼作亂之意也。日者。陳其管蔡之言。抑詩。借日未知。亦旣抱子。箋。假令人云。王尚幼。

少。未有所知。亦以抱子長大矣。不幼少也。  
君子不重。重者。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也。君子立朝廷臨百官。不如此則威令不行。然不學以實其德。則徒色莊而止耳。焉能免固塞之患哉。主忠信以下。乃救其弊之方也。中庸。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所謂德乃中庸之德也。是此章所以承以主忠信也。案孝經曰。君子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誼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表

記。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又曰。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鄭注。遂猶成也。移猶廣大也。家語致思篇。孔子曰。君子不可以不學。其容不可以不飾。不飾無類。無類失親。失親不忠。不忠失禮。失禮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愈明者學也。正與此章相發。又案。此章與伊尹告太甲者。其意相表裏。夫子之言。蓋有所本矣。孰謂論語孔子之家言耶。或曰。重。慎重之義。文王官人。喜之以物。以觀其不輕。怒之以觀其重。漢有許慎字叔重。固。鑠金

以固器也。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孔子對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子絕四，母意，母必，母固，母我。何註無可無不可，故無固行。固字義皆與此同。

慎終追遠。案此因上章言民化在上之德也。仲虺之誥，慎厥終，惟其始。太甲，慎終于始。老子，慎終如始，則無敗事。家語五儀解，孔子曰：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史記楚世家，靈王欲會諸侯，諸侯皆會楚于申，靈王已盟，有驕色，伍舉曰：桀爲有仍之會，有緡叛之，紂爲黎山之會，東夷叛之，幽王

爲大室之盟，戎翟叛之。君其慎終。潘岳西征賦，觀夫漢高之興也，非徒聰明神武，豁達大度而已也。乃實慎終追舊，篤誠款愛，澤靡不漸，恩無不逮，率土且猶弗違，而況於隣里乎？而況於卿士乎？君奭，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緇衣，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荀子儒效篇，以容俗爲善，以貨財爲寶，以養生爲己至道，是民德也。韓詩外傳，容作從，生作性。司馬法，軍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墨子節用篇，財不費，民德不勞。伐木序，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疏，不遺忘久，故之思舊而

燕樂之。以此化民於上。民則效之於下。則民德皆歸於淳厚。不澆薄矣。

子禽問於子貢。案。此亦承上二章民化德之意。而以見其驗也。皇侃云。禮身經爲大夫者。則得稱夫子。孔子爲魯大夫。故弟子呼之爲夫子也。敦美潤澤謂之溫。行不犯物謂之良。和從不逆謂之恭。去奢從約謂之儉。推人後已謂之讓。儒行。溫良者。仁之本也。表記。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已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

案。溫良恭儉讓。蓋羊舌大夫之行也。夫子之行適同此。故子貢稱之。夫子之。猶言夫子而。夫子之得邦家者。與此同法。言夫子未嘗求政。如或求之。則應異世人之求之已。皇疏。與語助也。按說文。卯。按也。从反印。俗从手作卯。說者以抑爲反語。蓋本於此。

父在觀其志。案。曰在者。謂親老耳。玉藻。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孔疏。論語云。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亦當謂老者耳。其字。指父而言。韓詩外傳。孔子曰。大伯獨見。王季獨知。伯見父志。季知父心。故大王大伯。王季。可謂見始知終而能承志矣。蓋觀父志者。如大

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以傳昌。乃二人亾如荆蠻。文  
身斷髮以讓季歷。是也。凡經傳言志者。多謂親志也。  
如見志不從。內則。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  
違其志。祭義。曾子曰。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中  
庸曰。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孟子曰。  
如曾子可謂養志矣。韓詩外傳。伯見父志。季知父心。  
是也。又案。觀志者。必於其言。僖二十七年左傳。引夏  
書曰。賦納以言。杜註。賦納以言。觀其志也。是亦可以  
轉觀其義矣。坊記。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  
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鄭註。弛猶棄

忘也。物子曰。上二句蓋古語。下二句孔子補其意。鼎  
按。下二句亦是古語。又見于里仁篇。蓋記者錄之。以  
見孔子誦古言誨人爾。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謂臣  
耳。春秋之義。先君既葬。嗣君正位。乃得建官命臣。襄  
十六年左傳。葬晉悼公。平公即位。羊舌肸爲傅。張君  
臣爲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爲公族大夫。虞  
丘書爲乘馬御。改服脩官。是其事也。周禮乃然。案憲  
問篇。子張問書之義。夫子對曰。古之人皆然。則殷以  
前天子諸侯之禮。亦不與周同也。

禮之用和爲貴。此承上章子事父之禮而言。按禮之

猶言射之疾之。謂行禮時也。郊特牲。孔子曰。射之以樂。何以聽。何以射。文王世子。疾之。藥必親嘗之。儒行。儒有博學而不誇。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爲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易繫辭。履以和行。物子曰。和者。謂和順於事情也。禮器云。禮大倫。以地廣狹。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衆不匡懼。則上之制禮也節矣。物子曰。禮有威儀文物。故曰斯爲美。按虞戴德。子曰。君問已。參黃帝之制。制之大禮也。公曰。先聖之道。斯爲美乎。子曰。斯爲美。雖有美者。偏屬於斯。管子小問篇。禮也者。民美之。皆

爾。或云。斯爲美。言以禮格美也。里仁爲美。與此同。亦通。

信近於義。此言人不可以無禮義而姻親亦不可以不得其人也。蓋人之爲信。近於義而後其言可反復矣。其爲恭。近於禮而後遠於恥辱矣。復猶暮食復禮之復。家語王言解。其禮可守。其言可復。其迹可履。大戴禮作其信可復。曾子立事。行必思言之。言之必思復之。又曰。久而復之。可以知其信矣。文王官人。微忽之言。久而可復。楚語。復言非信也。尚率義也。又曰。復言而不謀身展也。僖九年左傳。荀息曰。能欲復言。而



愛身乎。杜註。復言言可復也。孔疏。能欲使前言可反復而行之。得愛惜身命不死乎。氓詩。不思其反。箋云。反。復也。今老而使。我怨。曾不念復其前言。僖二十二。年穀梁傳。信之所以爲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爲道。按爲道之道當爲信道乃指義而言夫信者所以守也。苟徒守其言而不依於義。則非周仁之信也。義者所以應變也。故荀子致仕篇曰。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晉語。祁奚論午之爲人曰。非義不變。表記。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又曰。恭以遠恥。家語弟子行。好學則智。卹孤則惠。恭則近禮。恭而無禮。則勞。所以招恥辱也。因姻古字通。

用。姻或作媾。鄭玄周禮注。姻。親於外親也。宗者。殄式之謂也。晉語。子犯曰。不能脩身。而又不宗人。人將焉依。蓋骨肉故。不可擇矣。至於婚禮。則不可不擇其人。而通焉。苟爲婚而不得其人。則終累義德故也。陳書。儒林傳。王元規曰。姻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苟安異壤。輒婚非類。邢疏亦者。人之善行可宗者非一。於其善行可宗之中。此爲一行耳。故曰亦。何註。復猶覆也。按。何意。蓋言言之所以可反覆者。以其近義也。苟離義而反覆。乃是詐諉耳。恭之所以遠恥辱者。以其近禮也。苟爲恭而得恥辱。乃是足恭耳。豈聖人之信恭。

也哉。物子曰。義者。先王之義也。按荀子榮辱篇。從人之欲。則勢不能容。物不能贍也。故先王按爲之制禮。義以分之。禮論亦有此語。王制篇。勢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贍。則必爭。爭則亂。亂則窮矣。先王惡其亂。故制禮義以分之。王霸篇。湯武者。修其道。行其義。與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天下歸之。性惡篇。古者聖王以人之性惡。以爲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爲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道之也。又曰。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

者也。又曰。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又曰。聖人積思慮。習僞故。以生禮義。而起法度。老子。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信。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又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莊子。仁相僞也。義相虧也。東方朔答客難。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豈非屬諸先王乎。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以以下三章。好學樂道。君子之標也。應篇首說樂。君子。按中庸。人道敏政。地道敏樹。

鄭註敏猶勉也。凡論語中敏字皆同義。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敏則有功。敏而好學是也。又周禮師氏職。三德二曰敏德。大禹謨。黎民敏德。說命。惟學遜志。務時敏。文王詩。殷士膚敏。甫田詩。農夫克敏。大戴禮。幼而慧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成九年左傳。范文子云。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襄二十八年傳。叔向曰。遠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怠敏。齊語。盡其四支之敏。管子。不敏不及事。說苑。史叟曰。武子勝博聞多能而位賤。君親而近之。致敏以懇。藐而疏之。則

恭而無怨色。物子曰。慎者。留心之謂。察。慎猶省。左傳。申公巫臣論康誥之義曰。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又按。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天資之美也。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好學之篤也。事猶如先事後得之事。謂學業也。刑疏敏於事而慎於言者。言當敏疾於所學事業。則有成功。說命。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是也。學有所得。又當慎言說之。按。敏於事而慎於言。進脩之道也。與欲訥於言而敏於行之言。性行者。語意各別。

貧而無諂。皇疏。非分橫求曰諂也。乏財者。好以非分

橫求也。荀子修身篇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諂。以不善  
 和人者謂之諛。其分可見。蘓轍曰。告諸往而知來者。  
 舉其成功而告之。而知其所從來者。所謂聞一以知  
 二也。歟。鼎按。道與禮不二。蓋樂者有諸已。好者行之  
 也。曲禮曰。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賦而知好  
 禮。則志不懾。

此章論君子之德。及於貧賤。則無怨。及於富貴。則無驕。此君子之德也。蘓轍曰。告諸往而知來者。所謂聞一以知二也。歟。鼎按。道與禮不二。蓋樂者有諸已。好者行之也。曲禮曰。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賦而知好禮。則志不懾。

為政第二

為政以德。物子曰。為政者。秉政也。如左傳我死子必  
 為政。以德。謂用有德之人也。秉政而用有德之人。不  
 勞而治。故有北辰之喻。臯陶曰。在知人。在安民。孔子  
 曰。知者知人。夫仁者大德也。而知仁之稱。知每居上  
 者。安民之道。非知人則不能故也。鼎按。史記貨殖傳。  
 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  
 德者。人物之謂也。又書大禹謨。德惟善政。孔傳。為政  
 以德。則民懷之。古者六府三事。皆有其人而司之。故  
 用有德。乃政之善者。祭義云。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

諸侯之德也。疏以先賢有德故祀之。令諸侯尊敬有德。故云教諸侯之德。書大甲。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亾。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孔傳爲政以德則治。不以德則亂。安危在所任。治亂在所法。明慎其所與治亂之機。則爲明王明君。昭元年左傳。叔向曰。底祿以德。德鈞以年。年同以尊。是皆可以證物子之說。而大宰德夫乃謂德。謂德行也。上之所行。民之所歸也。按孔子曰。其身正則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又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則以德之義。此說爲優矣。

北辰絕句。爾雅疏引論語云。爲政以德。譬如北辰。詩三百。物子曰。欲取義於詩者。必有所思。故曰思。按說苑貴德篇。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滿。滿然後發。發由其道。而致其位焉。邢昺曰。古者謂一句爲一言。案如夫子語我九言。亦以一句爲一言。蔽。皇本作弊。韓愈筆解。蔽猶斷也。大禹謨。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昭十四年左傳。叔魚蔽罪邢侯。通作弊。周禮大宰職。官計以弊邦治。註。弊。斷也。又大司寇職。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陸氏釋文。弊。必世反。斷也。道之以政。鼎曰。道是教。道之意。緇衣曰。夫民教之以

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遜心。呂氏春秋上德篇。爲天下及國。莫如以德。莫如行義。以德以義。不賞而民勸。不罰而邪止。此神農皇帝之政也。以德以義。則四海之大。江河之水。不能元矣。太華之高。會稽之險。不能陣矣。闔廬之教。孫吳之兵。不能當矣。故古之王者。德迴乎天地。澹乎四海。東西南北。極日月之所燭。天覆地載。愛惡不減。虛素以公。小民皆之。其之敵。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順天教。變容改俗。而莫得其所受之。此之謂順情。故古之人。身隱而功著。形息而名彰。說通而化奮。利行乎

天下。而民不識。豈必以嚴罰厚賞哉。嚴罰厚賞。此衰世之政也。三苗不服。禹請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爲險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周明堂。金在其後。有以見先德後武也。舜其猶此乎。荀子富國篇。疆脅弱也。知懼愚也。民下違上。少陵長。不以德爲政。如是則老弱有失養之憂。而壯者有分爭之禍矣。楊注。德。謂教化使如分義。如當作知又曰。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也。道之以政。則民無有廉恥之心。齊之以刑。則民僅能免刑戮耳。道之以德。則民有所

感化。齊之以禮。則民斯懷。廉恥之心。四句當如此分帖。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冠義。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后禮義立。鄭註。立猶成也。莊子云。德成之謂立。古者二十而入學。中年考拔。則三十乃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之年也。據列子。從音縱爲是。馬註。矩。法也。按。法。禮法也。物子曰。知天命者。知天之所以命我者也。

孟懿子問孝。孟懿子者。公子慶父之後。庶長故稱孟。并叔孫季孫。世爲魯三卿。季司徒也。叔司馬也。孟司空也。昭四年左傳。公使杜洩葬叔孫。將以路葬。且盡

卿禮。季孫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以。是弃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又昭元年傳。叔出季處。穀梁傳。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然後可以出會。杜預云。慶父爲庶長。故或稱孟氏。孔疏。杜以慶父與莊公異母。庶長稱孟。雖強同於適。自稱爲仲。以其實是庶長。故時人或稱孟氏。又七年傳。孟僖子將卒。召其大夫云。屬說。與何忘於

夫子。以事仲尼。又十一年。傳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  
 祲祥。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  
 其僚從之。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僖子使  
 助遠氏之筮。反自祲祥。宿于遠氏。生懿子及南宮敬  
 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杜註。字。養也。似雙  
 生。按。卿大夫之行事主禮。故孝經卿大夫章。子曰。非  
 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  
 之德行。不敢行。又楚語。天子徧祀羣臣品物。諸侯祀  
 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卿大夫祀其禮。士庶人不  
 過其祖。

問孝問政。按。凡日問某者。書策所不能載矣者也。雜  
 記。子貢問喪。子曰。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顏色稱其  
 情。戚容稱其服。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  
 乎書策矣。鄭注問喪。問居父母之喪也。兄弟之喪。存  
 乎書策。言疏者如禮行之。未有加也。齊斬之喪。哀容  
 之體。經不能載矣。是也。  
 吾與回言終日。鼎曰。言者。言禮樂之義也。故下註云。  
 說釋道義。道即禮樂之謂也。亦。夫子自亦也。發猶起。  
 八佾篇。孔子曰。起予者商也。言發其所未覺也。  
 視其所以。朱註。以為也。文王官人。考其所為。觀其所



由。察其所安。鼎案。此蓋士始出仕。觀其儕輩而與之之法也。

溫故而知新。案。此章與十世可知也相發。孔註溫。尋也。尋。繹故者。又知新者。可以為師矣。蓋故者。謂前代之禮也。新者。對故之稱。謂當代之禮也。知。言知其義也。蓋禮樂之義難知矣。然苟求之於其所因。則聖人所以制作者。可得而知已。故夫子云爾。漢書成帝詔。古之立大學。將以傳先王之業。流化於天下。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寔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博士。否則學者無述焉。為下所輕。非所以尊道德。

也。百官公卿表。王莽篡位。慕從古官。而吏民弗安。亦多虐政。遂以亂。故略表舉大分以通古今。備溫故知新之義。顏師古注。溫猶厚也。厚蓄故事。多識於新。又按。中庸贊禮云。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而繼以此語。則其稱禮可知也已。孫綽曰。可以為師矣。斯可以為師者也。

子貢問君子。按。此問君子之所先也。言。謂號令也。從事也。言已躬先行所欲號令。而後使人從事於此。即大學所謂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之意。

君子周而不比。按此章夫子言君子小人取人與人其方不同也。書伊尹戒太甲云。自周有終。繼之曰旁求俊彥。又曰。視遠惟明。聽德惟聰。又曰。德惟治。又曰。終始慎厥與。皆言慎所取與也。大學曰。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文三年左傳。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弗出。遂自茅津濟。封殺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杜註。周。備也。不偏以一惡棄其善。壹。無貳心。東方朔傳。臣聞聖王為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即

此意。又襄二十一年左傳。宣子囚伯華。叔向籍偃。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暮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

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弃社稷。不亦惑乎。繇殛而禹興。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弃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學而不思則罔。少儀。衣服在躬。不知其名為罔。鄭註。罔猶罔罔。無知貌。按。罔。通。書。微子。殷罔不小大。說文引作。罔。不。蓋。學而不思。則不能明知其義。遂以妄說。不唯自誤而已。亦誤人也。下句。物子得之。

攻乎異端。物子曰。攻。如。鳴。鼓。而。攻。之。攻。鼎。按。任。彥。章。王文憲集序。攻乎異端。歸之正義。呂向云。異端。謂非常之事。為人害者。故攻而伐之。使歸正義。楊子方言。緒。南楚。或曰。端。異端。猶異說也。韓詩外傳。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悖。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後漢范升傳。臣聞主不稽古。無目承天。臣不述舊。無目奉君。陛下愍學微缺。勞心經執。情存博聞。故異端競進。杜預左傳序。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孔子曰。索隱

言言  
卷之三十一  
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朱註。索隱行怪者。言  
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爲詭異之行也。卽所謂異端也。  
斯。猶言卽亦也。害。謂有害於事也。孔子曰。人而不仁。  
疾之已甚亂也。

由誨汝知之乎。物子曰。此章語知人之方也。與答仲  
弓舉爾所知。正相發矣。夫知人者。政事之所急。故強  
求其所不知。勢之所必至。故孔子於仲弓於子路。  
以此告之耳。按書曰。知之曰明哲。知者知人。故曰曰  
明哲。樊遲問知。夫子對之以知人。乃此義也。穀梁傳  
云。知其不可知知也乎。非疑詞。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吾其爲東周乎。他當以類推。

子張學干祿。物子曰。學干祿者。學干祿之道也。與請  
學農圃類同。孔子所答。以慎言行也。見見君子之所  
行。聞君子之所言。疑與始。以已言之。非謂所見聞  
君子之言行未善也。闕云者。始闕之而換已心之信  
焉安焉。雖君子之言行。已心之所疑始。尙且闕之。慎  
之至也。祿在其中矣。謂爲此而得彼也。鼎按。旱麓詩。  
豈弟君子。干祿豈弟。蓋古之君子。求祿各有其道。子  
張欲學斯道。故夫子以士之求祿之道告之也。假樂  
詩。干祿百福。子孫千億。箋云。成王行顯顯之令德。求

言言論 卷之二十一  
三三  
祿得百福。其子孫亦勤行而求之。得祿千億。故或爲諸侯。或爲天子。言皆相勗以道。孔疏。求祿者。必行善求之。夫子之對。乃取信於人之道也。荀子大畧篇。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間。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楊注。區。藏物處。蓋。所以覆物者。凡言之可信者。如物在器皿之間。言有分限。不流溢也。漢書儒林傳。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試誦說有法。疑者立蓋不言。立與區同也。鼎謂言之信者。言言之見信者也。不立猶不行也。包註。始危也。按。危猶如主道幽則下危之危。舉直錯諸枉。琅邪代醉編。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言舉

直而加諸枉之上。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言舉枉而加諸直之上。則民不服。錯猶置也。此孫繼和之說也。若諸家解。何用二諸字。

季康子問 孝經。以孝事君則忠。祭統。內盡於已。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孝慈。孝慈於親也。曲禮曰。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內則曰。日入而夕。慈以旨甘。鄭註。慈。愛敬進之。喪服四制。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莊二十七年左傳。士蔣曰。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疏。慈。謂愛之深也。

愛親。謂慈也。舉善而教不能。即書所謂俊人在官百僚。師師之意。

書云孝乎惟孝。晉書夏侯湛傳。古人有言。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潘岳閑居賦序。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為政也。呂延濟註。既為此事。而孝父母。友兄弟。是亦我之為政於家。何必在於國。可以見朱註之誤矣。鼎案。惟猶為。當為孝者。謂父母也。蔡邕石經。孝乎作孝于。陸氏釋文。孝乎一本作孝于。

人而無信。此章言為政之要在使民信之人。謂在上之人。信謂民信之。不知其可也。猶言我不知其人果

能可以治民否。輓軌以喻信。言苟民不信之。則雖有禮樂刑政。不能施之。猶之車無輓軌。則雖有馬牛不能行之也。此門人之所以屬諸斯篇也。包註。大車。牛車也。輓者。轅端橫木。以縛輓者也。小車。駟馬車也。輓者。轅端上曲拘衡者也。包氏之意。輓者。就衡中而言之。軌者。就轅中而言之。鄭玄云。輓穿轅端著之。軌因轅端著之。據鄭說。則輓軌俱就衡中而言之。按說文。輓。大車轅端持衡者。軌者。車轅端持衡者。見于邢疏。此皆就轅中而言之。并三家觀之。則此說為圓矣。輓者。周禮。駟人疏。服馬有二。一馬有一輓。輓者。厄馬領

不得出。云兩軛之間。則當軛頭之處。費力之所者也。非其鬼而祭之。此章為三家發也。三家設公廟於私家。祖而祭之。是非其鬼而祭之也。陳成子弑簡公。夫子請討之。三子不可。是見義不為也。聘義曰。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沈諸梁曰。率義之謂勇。

愛日齋隨筆卷之二十六

